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二百八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四十

呂端 畢士安子仲衍 仲游 寇凖

呂端字易直幽州安次人父琦晉兵部侍郎端少敏悟好學以蔭補千牛備身歷國子主簿太僕寺丞秘書郎直弘文館換著作佐郎直史館太祖即位遷太常丞知

浚儀縣同判定州開寶中西上閤門使郝崇信使契丹以端假太常少卿為副八年知洪州未上改司門員外郎知成都府賜金紫為政清簡遠人便之會秦王廷美尹京召拜考功員外郎充開封府判官太宗征河東廷美將有居留之命端白廷美曰主上櫛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地處親賢當表率扈從今主留務非所宜也廷美由是懇請從行尋坐王府親吏請托執事者違詔市竹木貶商州司户參軍移汝州復為太常丞判寺事出知

蔡州以善政吏民列奏借留改祠部員外郎知開封縣遷考功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使高麗暴風折檣舟人怖恐端讀書若在齋閤時遷户部郎中判太常寺兼禮院選爲大理少卿俄拜右諫議大夫許王元僖尹開封又爲判官王甍有發其陰事者坐裨贊無狀遣御史武元頴内侍王繼恩就鞫于府端方決事徐起候之二使曰有詔推君端神色自若顧從者曰取帽來二使曰何遽至此端曰天子有制問即罪大矣安可在堂上對

制使即下堂隨問而答左遷衛尉少卿會置考課院羣
官有負譴寘散秩者引對皆泣涕以饑寒為請至端即
奏曰臣前佐秦邸以不檢府吏謫掾商州陛下復擢官
籍辱用今許王暴薨臣輔佐無狀陛下又不重譴俾亞
少列臣罪大而幸深矣今有司進退善否茍得潁州副
使臣之願也太宗曰朕自知卿無何復舊官為樞密直
學士逾月拜參知政事時趙普在中書嘗曰吾觀呂公
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亦不形于言真台

輔之器也歲餘左諫議大夫寇準亦拜叅知政事端請居準下太宗即以端為左諫議大夫立準上毋獨召便殿語必移晷擢拜户部侍郎平章事時吕蒙正為相太宗欲相端或曰端為人糊塗太宗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相之會曲宴後苑太宗作釣魚詩有云欲餌金鈎深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意以屬端後數日罷蒙正而相端焉初端凡餘慶建隆中以藩府舊僚叅預大政端復居相位時論榮之端歷官僅四十年至是驟

被奬擢太宗猶恨任用之晚端為相持重識大體以清簡為務慮與寇凖同列先居相位恐凖不平乃請叅知政事與宰相分日押班知印同升政事堂太宗從之時同列奏對多有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日内出手札戒諭自今中書事必經吕端詳酌乃得聞奏端愈謙讓不自當初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奏獲其母至是太宗欲誅之以寇凖居樞密副使獨召與謀凖退過相幕端疑謀大事邀謂凖曰上戒君勿言於端乎凖曰否端曰邊

鄙常事端不必與知若軍國大計端備位宰相不可不知也準遂告其故端曰何以處之準曰欲斬於保安軍北門外以戒凶逆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願少緩之端將覆奏入曰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高祖曰願分我一杯羹夫舉大事不顧其親況繼遷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結怨讎愈堅其叛心爾太宗曰然則何如端曰以臣之愚宜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

心而毋死生之命在我矣太宗撫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即用其策其母後病死延州繼遷尋亦死繼遷子竟納欵請命端之力也進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太宗不豫真宗為皇太子端日與太子問起居及疾大漸内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勲知制誥胡旦謀立故楚王元佐太宗崩李皇后命繼恩召端端知有變鎖繼恩於閣内使人守之而入皇后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

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邪乃奉太子至福寧庭中真宗既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卷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以繼勳為使相赴陳州貶昌齡忠武軍司馬繼恩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旦除名流潯州籍其家貲真宗每見輔臣入對惟於端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軀體洪大宮庭階陛稍峻特令梓人為納陛嘗召對便殿訪軍國大事經久之制端陳當世急務皆

有條理真宗嘉納加右僕射監脩國史明年夏被疾詔免常叅就中書視事上疏求解不許十月以太子太保罷在告三百日有司言當罷奉詔賜如故車駕臨問端不能興撫慰甚至卒年六十六贈司空謚正惠追封妻李氏涇國夫人以其子藩為太子中舍荀大理評事蔚千牛備身謁殿中省進馬端姿儀瓌秀有器量寛厚多恕善談謔意豁如也雖屢經擯退未嘗以得喪介懷善與人交輕財好施未嘗問家事李惟清自知樞密改御

史中丞意端抑已及端免朝謁乃彈奏常叅官疾告逾年受奉者又搆人訟堂吏過失欲以中端端曰吾直道而行無所愧畏風波之言不足慮也端祖兖嘗事滄州節度劉守文為判官守文之亂兖舉族被害時父琦方㓜同郡趙玉冒鋒刃紿監者曰此予之弟非呂氏子也遂得免玉子文度為耀帥文度孫紹宗十餘歲端視如已子表薦賜出身故相馮道鄉里世舊道子正之病廢端分奉給之端兩使絶域其國歎重之後有使往者每

問端為宰相否其名顯如此景德二年真宗聞端後嗣不振又錄蔚為奉禮郎藩後病足不任朝謁請告累年有司奏罷其奉真宗特令復舊官分司西京給奉家居養病端不蓄貲產藩兄弟貧匱又廹婚嫁因質其居第真宗時出內府錢五百萬贖還之又別賜金帛俾償宿負遣使檢校家事藩荀皆至國子博士蔚至太子中舍

畢士安字仁叟代州雲中人曾祖宗昰本縣令祖球本州別駕父乂林累辟使府終觀城令因家焉士安少好

學事繼母祝氏以孝聞祝氏曰學必求良師友乃與如
宋又如鄭得楊璞韓丕劉錫為友因為鄭人乾德四年
舉進士邠帥楊廷璋辟幕府掌書奏開寶四年歷濟州
團練推官專掌筦榷歲課增羨改兗州觀察推官太平
興國初為大理寺丞領三門發運事吳越錢俶納土選
知台州言錢氏上圖籍有司皆張侈賦數今湖海新民
始得天子命吏宜有安輯願一用舊籍詔從之明年遷
左贊善大夫徙饒州改殿中丞召還為監察御史復出

知乾州以母老願降任就養改監汝州稻田務雍熙二年諸王出閤慎擇僚屬以虞部郎中王龜從兼陳王府記室參軍水部員外郎王素兼韓王府記室參軍秘書丞張茂直兼益王府記室參軍士安遷左拾遺兼冀王府記室參軍太宗召謂曰諸子生長宫庭未閑外事年漸成人必資良士贊導使日聞忠孝之道卿等勉之賜襲衣銀帶鞍勒馬士安本名士元以元犯王諱遂改焉遷考功員外郎端拱中詔王府僚屬各獻所著文太宗

閱視累日問近臣曰其才已見矣其行孰優或以士安對上曰正協朕意俄以本官知制誥王請對願留府邸不許淳化二年召入翰林為學士大臣以張洎薦太宗曰洎視畢士安詞藝踐歷固不減但履行遠在下爾士安以父名乂林抗章引避朝議謂二名不偏諱不聽三年與蘇易簡同知貢舉加主客郎中以疾請外改右諫議大夫知潁州真宗以壽王尹開封府召為判官及為皇太子以兼右庶子遷給事中登位命權知開封府事

拜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時近臣有怙勢强取民間定婚女其家訴於府士安因對奏還之宫府常從為廷職者每授任於外必令士安戒勗咸平初辭府職拜禮部侍郎復為翰林學士詔選官校勘三國志晋唐書或有言兩晋事多鄙惡不可流行者真宗以語宰相士安曰惡以戒世善以勸後善惡之事春秋備載真宗然之遂命刋刻士安以目疾求解改兵部侍郎出知潞州特加月給之數入為翰林侍讀學士景德初兼秘書監契丹

諜入境士安首疏五事應詔陳選將餉兵理財之策真宗嘉納李沆卒進士安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入謝真宗曰未也行且相卿士安頓首真宗曰朕倚卿以輔相豈特今日然時方多事求與卿同進者其誰可對曰宰相者必有其器乃可居其位臣駑朽實不足以勝任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此宰相才也真宗曰聞其好剛使氣又對曰準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狥國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積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為流俗所喜今天

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為邊境患若
準者正所宜用也真宗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未閱月
以本官與準同拜平章事士安兼監脩國史居準上準
為相守正嫉惡小人日思所以傾之有布衣申宗古告
準交通安王元傑準皇恐莫知所自明士安力辯其誣
下宗古吏具得姦罔斬之準乃安景德元年九月契丹
統軍撻覽引兵分掠威虜順安北平侵保州攻定武數
為諸軍所却益東駐陽城淀遂攻高陽不得逞轉窺貝

冀天雄兵號二十萬真宗坐便殿問策安出士安與寇準條所以禦備狀又合議請真宗幸澶淵士安言澶淵之行當在仲冬準謂當亟往不可緩卒用士安議初咸平六年雲州觀察使王繼忠戰陷契丹至是為契丹奏請議和大臣莫敢如何獨士安以為可信力贊真宗當覊縻不絕漸許其成真宗謂敵悍如此恐不可保士安曰臣嘗得契丹降人言其雖深入屢挫不甚得志其陰欲引去而恥無名且彼寧不畏人乘虛覆其巢穴此請

殆不安繼忠之奏臣請任之真宗喜手詔繼忠許其請和時已詔廵幸而議者猶閧閧二三大臣有進金陵及成都圖者士安亟同凖請對力陳其不可惟堅定前計真宗嚴兵將行太白晝見流星出上台北貫斗魁或言兵未宜北或言大臣應之士安適卧疾移書凖曰屢請舁疾從行手詔不許今大計已定唯君勉之士安得以身當星變而就國事心所願也已而少間追至澶淵見于行在時已聚兵數十萬契丹大震猶乘衆掠德清至

澶北鄙為伏弩發射達蘭死衆潰遁去會曹利用自契丹使還具得要領又與其使者姚東之俱來講和之議遂定歲遺契丹銀絹三十萬朝論皆以為過士安曰不如此契丹所顧不重和事恐不能久及罷兵從還乃按邊要選良守將易置之雄州以李允則定州馬知節鎮州孫全照保州楊延昭它所擇用各得其任令塞上得境外牛馬類者悉還之通互市除鐵禁招流亡廣儲蓄未幾夏州趙德明亦欵塞内附二方既定中外畧安量

時制法次第施行復置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等科以廣取士二年章七八上以求病免優詔不允遣使敦諭不得已復起視事十月晨朝至崇政殿廬疾暴作真宗步出臨視已不能言詔内侍竇神寶以肩輿送歸第卒年六十八車駕臨哭廢朝五日贈太傅中書令謚文簡以皇城使衛紹欽治葬有司給鹵簿録其子世長為太子中舍慶長為大理寺丞孫從古為將作監主簿士安端方沈雅有清識醞藉美風采善談吐所至以嚴正稱年

耆目眊讀書不輟手自讎校或親繕寫又精意詞翰有文集三十卷嘗謂人曰僕仕宦無赫赫之譽但力自規檢庶幾寡過爾凡交游無黨援唯王祐呂端見引重王旦寇凖楊億相友善王禹偁陳彭年皆門人也禹偁濟州人幼時以事至士安官舍士安識其非常童留之教以學舉業日顯後遂登科進用更在士安前及士安知制誥其命乃禹偁詞也士安没後真宗謂寇凖等曰畢士安善人也事朕南府東宮以至輔相飭躬慎行有古

人之風遽此淪沒深可悼惜及王旦爲相面奏陛下前
稱畢士安清慎如古人在位聞之感歎仕至輔相而四
方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屈真不負陛下所知
然使其家假貸爲生宜有以周之者竊謂當出上恩非
臣敢爲私惠真宗感歎賜白金五千兩子世長至衛尉
卿慶長至大府卿孫從善光禄少卿從古駕部郎中從
厚從誨檢校水部員外郎從簡慱羅令從道殿中丞從
範山南西道節度推官從益太常寺太祝從周朝散郎

知洋州曾孫仲達仲偃仕至郡守仲衍仲游仲愈
仲行字夷仲以蔭為陽翟主簿張昇縣人也方鎮許請
於朝欲興鄉校既具材計工又聽民自以其力輸助邑
子馬宏以口舌横閭里謾謂諸豪曰張公興學而縣令
乃因以取諸民由十百而至千萬未已也君將不堪誠
捐百金予我我能止役豪信其能予百金宏即詣府宣
言縣吏盡私為學之費又將賦於民昇果疑焉敕縣且
止又揭其事於道令欲上疏辯仲行曰亡益也不如取

宏治之不辯自直矣會攝縣事即逮捕驗治五日得其姦言于昇流宏鄧州一縣相賀給事中張問居里中謂仲行曰諺云鋤一惡長十善君之謂也舉進士中第調沈丘令歐陽脩呂公著薦之入司農為主簿升丞吳充引為中書檢正奉使契丹宴射連破的衆驚異之且偉其姿容密使人取其衣為度製服以賜時預其元會盡能記其朝儀節奏圖畫歸獻後錢勰出使契丹主猶問畢少卿何官今安在王珪與充不相能以仲行為充所

用數求罪過欲傷之卒無可乘但留滯不遷經四年乃以祕閣校理同知太常禮院為官制局檢討官制文字千萬計區别分類損益删補皆曲盡其當凡從中問其事必須仲行然後報他人不知也撰中書備對三十卷士大夫家爭傳其書高麗使入貢詔館之上元夕與使者宴東闕下作詩誦聖德神宗次韻賜焉當時以為寵官制行帝自擢起居郎王珪留除命謂為太峻爭於前帝連稱曰是當留得爾未幾暴得疾一夕卒年四十三帝

遣中使唁其家賻錢五十萬

仲游字公叔與仲衍同登第調壽丘柘城主簿羅山令環慶轉運司幹辦公事從高遵裕西征運期迫遽陝西八十縣餽輓之夫三十萬一旦悉集轉運使范純粹李察度受其賦而給之食必曠日乃可會僚屬議皆不知所為以諉仲游仲游集諸縣吏令先効金帛緡錢之最戒勿啓扃鐍共簿其名數以為質預飭其斛量數千洞撤倉庾牆壁使羸糧者至其所人自槩輸其半而以

半自給不終朝霍然而散翊日大軍遂行純粹察歎且
謝曰非君幾敗吾事元祐初為軍器衞尉丞召試學士
院同策問者九人乃黄庭堅張耒晁補之輩蘇軾異其
文擢為第一加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出提點河東路
刑獄韓縝以故相在太原按視如列郡縝奴告有卒剽
其衣於公堂之側縝怒將寘卒於理仲游曰奴衣服鮮
薄而敢掠之於帥牙非人情也取以付獄治卒得免太
原銅器名天下獨不市一物懼人以為矯也且行買二

茶乜而去縝曰如公叔可謂眞清矣召拜職方司勲二員外郎改祕閣校理知耀州是歲大旱仲游先民之未饑揭諭境內曰郡振施與平糴若干萬碩實虛張其數富室知有備亦相勸發廩凡民就食者十七萬九千口無一人去其鄉徽宗時歷知鄭郢二州京南淮南轉運副使入為吏部郎中言孔子廟自顔回以降皆爵命於朝冠冕居正而子鯉孫伋乃野服幅巾以祭為不稱詔皆追侯之仲游早受知於司馬光呂公著不及用范純

仁尤知之當國時又適居母喪故未嘗得尺寸進然亦墮黨籍坎壈散秩而終年七十五仲游為文切於事理而有根柢不為浮誇詭誕戲弄不莊之語蘇軾在館閣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孟軻不得已而後辯孔子欲無言古人所以精謀極慮固功業而養壽命者未嘗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來禍福利害繫身者未嘗言顧直惜其言爾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為言其形于詩歌贊于賦頌託于碑銘著于

序記者亦語言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用兵扁鵲之醫疾固所指名者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況其有耶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觸諱以游其間殆猶抱石而救溺也司馬光為政反王安石所為仲游予之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説動先帝而患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

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歛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歛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為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役錢不可蠲鹽法不可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者可復散罷者可復置蠲者

可復斂去者可復存矣則不足之情可不預治哉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倍於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然後所論新法者始可永罷而不可行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捄前日之敝而左右侍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

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為也勢未可為而欲為之則青苗
雖廢將復散況未廢乎市易雖罷且復置況未罷乎役
錢鹽法亦莫不然以此揆前日之敝如人久病而少間
其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
光軾得書聳然竟如其慮仲愈歷國子監丞諸王府侍
講知鳳翔府坐兄仲游陷黨籍例廢黜徽宗曰畢仲衍
被遇先帝可除罷籍以仲愈為都官郎中擢祕書少監
卒

寇準字平仲華州下邽人也父相晉開運中應辟為魏王府記室參軍準少英邁通春秋三傳年十九舉進士太宗取人多臨軒顧問年少者往往罷去或教準增年答曰準方進取可欺君邪後中第授大理評事知歸州巴東大名府成安縣每期會賦役未嘗輙出符移唯具鄉里姓名揭縣門百姓莫敢後期累遷殿中丞通判鄆州召試學士院授右正言直史館為三司度支推官轉鹽鐵判官會詔百官言事而準極陳利害帝益器重之

擢尚書虞部郎中樞密院直學士判吏部東銓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令帝復坐事決乃退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淳化二年春大旱太宗延近臣問時政得失衆以天數對準對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太宗怒起入禁中頃之召準問所以不平狀準曰願召二府至臣即言之有詔召二府入準乃言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吉贓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沔之弟

盜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太宗以
問沔沔頓首謝於是切責沔而知準為可用矣即拜準
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改同知院事準與知院張遜數
爭事上前他日與温仲舒偕行道逢狂人迎馬呼萬歲
判左金吾王賓與遜雅相善遜嗾上其事準引仲舒為
證遜令賔獨奏其辭頗厲且互斥其短帝怒謫遜準亦
罷知青州帝顧準厚既行念之常不樂語左右曰寇準
在青州樂乎對曰準得善藩當不苦也數日輙復問左

右揣帝意且復召用準因對曰陛下思準不少忘聞準
日縱酒未知亦念陛下乎帝默然明年召拜參知政事
自唐末蕃戸有居渭南者温仲舒知秦州驅之渭北立
堡柵以限其往來太宗覽奏不懌曰古羌戎尚雜處伊
洛彼蕃夷易動難安一有調發將重困吾關中矣準言
唐宋璟不賞邊功卒致開元太平疆埸之臣邀功以稔
禍深可戒也帝因命準使渭北安撫族帳而徙仲舒鳳
翔至道元年加給事中時太宗在位久馮拯等上疏乞

立儲貳帝怒斥之嶺南中外無敢言者準初自青州召還入見帝足創甚自褰衣以示準且曰卿來何緩耶準對曰臣非召不得至京師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既以為可願即決定帝遂以襄王為開封尹改封壽王於是立為皇太子廟見還京師之人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

聞之不懌名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入語后嬪宮中皆前賀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二年祠南郊中外官皆進秩準素所喜者多得臺省清要官所惡不及知者退序進之彭惟節位素居馮拯下拯轉虞部員外郎惟節轉屯田員外郎章奏列銜惟節猶處其下準怒堂帖戒拯毋亂朝制拯憤極陳準擅權又條上嶺南官吏除拜不平數事廣東轉運使康戩亦言呂端張洎李昌齡皆準所引端德

之洎能曲奉準而昌齡畏愞不敢與準抗故得以任胄
臆亂經制太宗怒準適祀太廟攝事召責端等端曰準
性剛自任臣等不欲數爭慮傷國體因再拜請罪及準
入對帝語及馮拯事自辯帝曰若廷辯失執政體準猶
力爭不已又持中書簿論曲直於帝前帝益不悅因歎
曰鼠雀尚知人意況人乎遂罷準知鄧州真宗即位遷
尚書工部侍郎咸平初徙河陽改同州三年朝京師行
次閿鄉又徙鳳翔府帝幸大名詔赴行在所遷刑部權

知開封府六年遷兵部為三司使時合鹽鐵度支戶部為一使真宗命準裁定遂以六判官分掌之繁簡始適中帝久欲相準患其剛直難獨任景德元年以畢士安參知政事踰月並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以集賢殿大學士位士安下是時契丹內寇縱游騎掠深祁間小不利輙引去徜徉無鬬意準曰是狃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鋭據要害以備之是冬契丹果大入急書一夕凡五至準不發飲笑自如明日同列以聞帝大駭以問準

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内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而行帝乃議親征召羣臣問方畧既而契丹圍瀛州直犯貝魏中外震駭參知政事王欽若江南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蜀人也請幸成都帝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陽若不知曰誰為陛下畫此策者罪可誅也今陛下神武將臣恊和若大駕親征賊自當遁去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

之勢我得勝算矣柰何棄廟社欲幸楚蜀遠地所在人心崩潰賊乘勢深入天下可復保邪遂請帝幸澶州及至南城契丹兵方盛衆請駐蹕以覘軍勢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衆議皆懼準力爭之不決出遇高瓊於屏間謂曰太尉受國恩今日有以報乎對曰瓊武人願效死準復入對

瓊隨立庭下準厲聲曰陛下不以臣言為然盍試問瓊等瓊即仰奏曰寇準言是準曰機不可失宜趣駕瓊即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懽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不能成列帝盡以軍事委準準承制專决號令明肅士卒喜悅敵數千騎乘勝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上還行宫留準居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為準方與楊億飲博歌謔懽呼帝喜曰準如此吾復何憂相持十餘日其統軍撻

覽出督戰時威虎軍頭張瓌守床子弩弩撼機發矢中撻覽額撻覽死乃密奉書請盟準不從而使者來請益堅帝將許之準欲邀使稱臣且獻幽州地帝厭兵欲羈縻不絶而已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許之帝遣曹利用如軍中議歲幣曰百萬以下皆可許也準召利用至幄語曰雖有敕汝所許毋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軍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河北罷兵準之力也準在相位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它日

又除官同列因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職爾二年加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準頗自矜澶淵之功雖帝亦以此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因進曰陛下敬寇準為其有社稷功邪帝曰然欽若曰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為恥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是城下之盟也以萬乘之貴而為城下之盟其何恥如之帝愀然為之不

悅欽若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顧準寖衰明年罷為刑部尚書知陜州遂用王旦為相帝謂旦曰寇準多許人官以為已恩俟行當深戒之從封泰山遷戶部尚書知天雄軍祀汾陰命提舉貝德博名濵棣巡檢捉賊公事遷兵部尚書入判都省幸亳州權東京留守為樞密院使同平章事林特為三司使以河北歲輸絹闕督之甚急而準素惡特頗助轉運使李士衡

而沮特具言在魏時嘗進河北絹五萬而三司不納以至闕供請劾主吏以下然京師歲費絹百萬準所助纔五萬帝不悅謂王旦曰準剛忿如昔旦曰準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避而準乃為已任此其短也未幾罷為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徙永興軍天禧元年改山南東道節度使時巡檢朱能挾内侍都知周懷政詐為天書上以問王旦旦曰始不信天書者準也今天書降須命準上之準從上其書中外皆以為

非遂拜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景靈宫使三年祀南郊進尚書右僕射集賢殿大學士時真宗得風疾劉太后預政於内準請間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擇方正大臣為羽翼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準密令翰林學士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輔政已而謀洩罷為太子太傅封萊國公時懷政反側不自安且憂得罪乃謀殺大臣請罷皇后預政奉帝為太上皇而傳位太子

復相準客省使楊崇勲等以告丁謂謂微服夜乗犢車詣曹利用計事明日以聞乃誅懐政降準為太常卿知相州徙安州貶道州司馬帝初不知也他日問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見寇凖何也左右莫敢對帝崩時亦言惟準與李迪可託其見重如此乾興元年再貶雷州司戶參軍初丁謂出準門至參政事準甚謹甞會食中書羮汚準鬚謂起徐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為官長拂鬚邪謂甚愧之由是傾構日深及準貶未幾謂亦南

竄道雷州準遣人以一蒸羊逆境上謂欲見準準拒絕之聞家僮謀欲報讎者乃杜門使縱博毋得出伺謂行遠乃罷天聖元年徙衡州司馬初太宗嘗得通天犀命工為二帶一以賜準及是準遣人取自洛中既至數日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設卧具就榻而卒初張詠在成都聞準入相謂其僚屬曰寇公竒材惜學術不足爾及準出陝詠適自成都罷還準嚴供帳大為具待詠將去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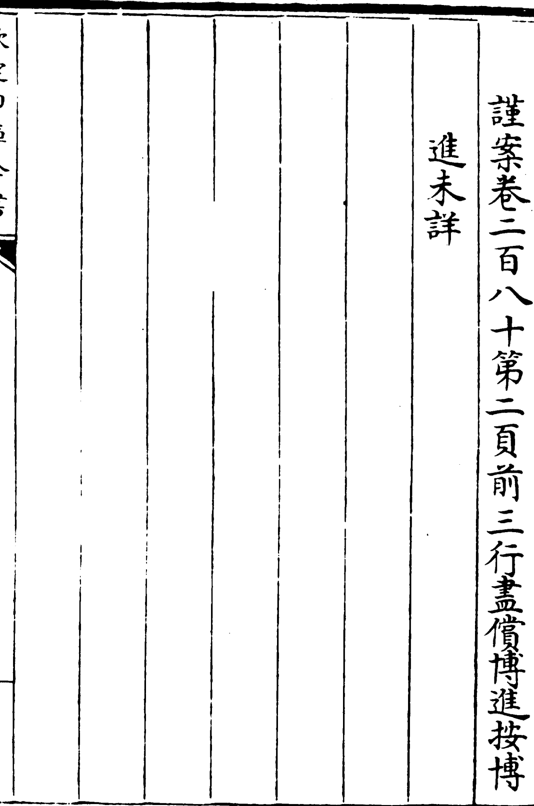
傳不可不讀也準莫諭其意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準少年富貴性豪侈喜劇飲每宴賓客多闔扉脫驂家未嘗爇油燈雖庖匽所在必然炬燭在雷州踰年既卒衡州之命乃至遂歸葬西京道出京南公安縣人皆設祭哭於路折竹植地挂紙錢逾月視之枯竹盡生筍衆因為立廟歲時享之無子以從子隨為嗣準歿後十一年復太子太傅贈中書令萊國公後又賜謚曰忠愍皇祐四年詔翰林學士孫抃撰神

道碑帝為篆其首曰旌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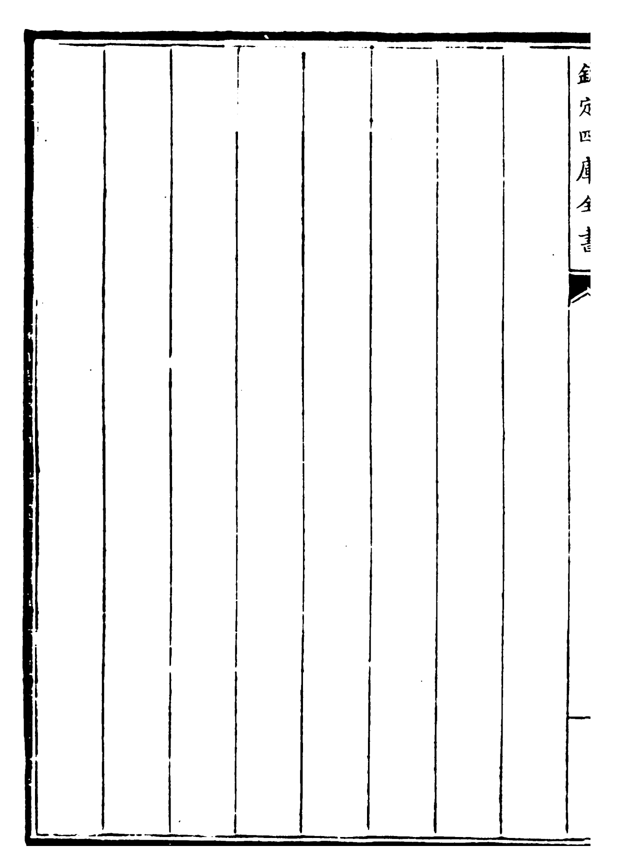
論曰呂端諫秦王居留表表已見大器與寇凖同相而常讓之留李繼遷之母不誅真宗之立閉王繼恩於室以折李后異謀而定大計既立又請去簾升殿審視然後下拜太宗謂之大事不糊塗者知臣莫過君矣宰相不和不足以定大計畢士安薦寇凖又為之辨誣契丹大舉而入合辭以勸真宗遂幸澶淵終却鉅敵及議歲幣因請重賄要其久盟由是西夏失牽制之謀隨亦内

附景德咸平以來天下乂安二相協和之所致也準於太宗朝論建太子謂神器不可謀及婦人謀及中官謀及近臣此三言者可謂萬世龜鑑澶淵之幸力沮衆議竟成雋功古所謂大臣者於斯見之然挽衣留諫面詆同列雖有直言之風而少包荒之量定策禁中不慎所與致啓懷政邪謀坐竄南裔勲業如是而不令厥終所謂臣不密則失身豈不信哉

宋史卷二百八十一



謹案卷二百八十第二頁前三行盡償博進按博進未詳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張健
謄録監生臣邱桂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二百八十二 [二十三? see note]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宋史卷二百八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傳第四十一

李沆 弟維　王旦　向敏中

李沆字太初洺州肥鄉人曾祖豐泰陵令祖滔洺州團練判官父炳從邢帥薛懷讓辟為觀察支使懷讓徙同州又為掌書記歷邠州鳳翔判官拜殿中侍御史知舒

州太祖征金陵緣淮供億惟舒尤甚以勞加侍御史卒
沆少好學器度宏遠炳嘗語人曰此兒異日必至公輔
太平興國五年舉進士甲科為將作監丞通判潭州遷
右贊善大夫轉著作郎相府名試約束邊將詔書既奏
御太宗甚悅命直史館雍熙三年右拾遺王化基上書
自薦太宗謂宰相曰李沆宋湜皆嘉士也即命中書并
化基名試並除右補闕知制誥沆位最下特升於上各
賜錢百萬又以沆素貧多負人錢別賜三十萬償之四

年與翰林學士宋白同知貢舉謗議雖衆而不歸咎于沆遷職方員外郎召入翰林為學士淳化二年判吏部銓甞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風度端凝眞貴人也三年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四年以本官罷奉朝請未幾丁内艱起復遂出知昇州未行改知河南府眞宗升儲遷禮部侍郎兼太子賓客詔東宫待以師傅禮眞宗即位遷户部侍郎參知政事咸平初以本官平章事監脩國史改中書侍郎會契丹犯邊眞宗北幸命沆留守京

師肅然眞宗還沆迎于郊命坐置酒慰勞久之累加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眞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問其人曰如梅詢曽致堯等是矣後致堯副温仲舒安撫陜西於閤門疏言仲舒不足與共事輕鋭之黨無不稱快沆不喜也因用他人副仲舒罷致堯帝嘗語及唐人樹黨難制遂使王室微弱蓋姦邪難辨爾沆對曰佞言似忠姦言似信至如盧杞蒙蔽德宗李勉以為眞姦邪是也眞宗曰姦邪之跡

雖曰難辨然久之自敗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為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為不可其議遂寢駙馬都尉石保吉求為使相復問沆沆曰賞典之行須有所自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台席之拜恐騰物議他日再三問之執議如初遂止帝以沆無密奏謂之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時李繼遷久叛兵衆日盛有圖

取朔方之意朝廷困於飛輓中外咸以為靈州乃必爭之地茍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帝頗惑之因訪於沆沆曰繼遷不死靈州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方衆議各異未即從沆言未幾而靈州陷帝由是益重之沆為相王旦參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旰食旦嘆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為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後契丹和親旦問

何如沆曰善則善矣然邊患既息恐人主漸生侈心耳旦未以為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祠禱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沆没後真宗以契丹既和西夏納欵遂封岱祠汾大營宫觀蒐講墜典靡有暇日旦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為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乃以沆先識之遠嘆曰李文靖真

聖人也當時遂謂之聖相寇準與丁謂善屢以謂才薦於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準後為謂所傾始伏沆言沆為相接賓客常寡言馬亮與沆同年生又與其弟維善語維曰外議以大兄為無口匏維乘間達亮語沆曰吾非不知也然今之朝士得升殿言事上封論奏了無壅蔽多下有司皆見之矣若邦國大事北有契丹西有夏人日旰條

議所以備禦之策非不詳究薦紳如李宗諤趙安仁皆時之英秀與之談猶不能啓發吾意自餘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次即席必自論功最以希寵奬此有何策而與之接語哉苟屈意妄言即世所謂籠罩籠罩之事僕病未能也沆又嘗言居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狥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先曰庸人擾之是已憸人苟一時之進豈念厲民耶沆為相嘗讀

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景德元年七月沆待漏將朝疾作而歸詔太醫診視撫問之使相望於道明日駕往臨問賜白金五千兩方還宮而沆薨年五十八上聞之驚歎趣駕再往臨哭之慟謂左右曰沆為大臣忠良純厚始終如一豈意不享遐壽言終又泣下廢朝五日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錄其弟國子博士贄為虞部員外郎光禄寺丞源為太子中舍屯田員

外郎直集賢院維為户部員外郎子宗簡為大理評事甥蘇昂妻兄之子朱濤並同進士出身乾興元年仁宗即位詔配享真宗廟庭沆性直諒内行脩謹言無枝葉識大體居位慎密不求聲譽動遵條制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封丘門内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至於垣頹壁損不以屑慮堂前藥闌壞妻戒守舍者勿葺以試沆沆朝夕見

之經月終不言妻以語沆沆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
家人勸治居第未嘗答弟維因語次及之沆曰身食厚
祿時有横賜計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内典以此世界
為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一年繕
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
安事豐屋哉沆與諸弟友愛尤器重維暇日相對宴飲
清言未嘗及朝政亦未嘗問家事沆没後或薦梅詢可
用眞宗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其為信倚如此

維字仲方第進士為保信軍節度推官眞宗初獻聖德
詩召試中書擢直集賢院以沆相避知歙州至郡興學
舍歲時行鄉射之禮沆没入為户部員外郎契丹請和
以為賀正旦使眞宗方幸西京維還詣行在具言其待
遇禮厚必保盟好擢兵部負外郎知制誥自是每北使
至多命維主之擢為翰林學士累遷中書舍人以疾辭
出知許州復入翰林為學士承旨加史館脩撰仁宗初
再遷為尚書左丞兼侍讀學士預脩眞宗實録遷工部

尚書曾塞下傳契丹將絶盟復遣維往使其主隆緒重維名館勞加禮使賦兩朝悠久詩詩成大喜既還帝欲用為樞密副使或斥維賦詩自稱小臣乃寢遷刑部尚書辭不拜引李士衡故事求換官除柳州觀察使為諫官劉随所詆知亳州請赴本鎮改河陽久之還朝復出知陳州卒維博學少以文章知名至老手不廢書景德以後巡幸四方典章名物多維所參定嘗預定七經正義脩續通典册府元龜性寛易喜愠不見於色奬借後

進嗜酒善詼而好為詩常曰人生觴詠自適餘何營哉
既沒家無餘貲景祐元年贈尚書右僕射子師錫虞部
員外郎公謹太子中舍
王旦字子明大名莘人曾祖言黎陽令祖徹左拾遺父
祐尚書兵部侍郎以文章顯于漢周之際事太祖太宗
為名臣嘗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
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世多稱其陰德祐手植三槐于
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旦幼沈

默好學有文祐器之曰此兒當至公相太平興國五年
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知平江縣其廨舊傳有物怪憑
戾居多不寧旦將至前夕守吏聞羣鬼嘯呼云相君至
矣當避去自是遂絶就改將作監丞趙昌言為轉運使
以威望自任屬吏屛畏入旦境稱其善政以女妻之代
還命監潭州銀場何承矩典郡薦入為著作佐郎預編
文苑英華詩類遷殿中丞通判鄭州表請天下建常平
倉以塞兼幷之路徙濠州淳化初王禹偁薦其才任轉

運使驛召至京旦不樂吏職獻文召試命直史館二年拜右正言知制誥初祐以宿名久掌書命旦不十年繼其任時論美之錢若水有人倫鑒見旦曰眞宰相器也與之同列每曰王君凌霄聳壑棟梁之材貴不可涯非吾所及李沆以同年生亦推重為遠大之器明年與蘇易簡同知貢舉加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内銓知考課院趙昌言參機務旦避嫌引唐獨孤郁權德輿故事辭職太宗嘉其識體改禮部郎中集賢殿脩撰昌言出

知鳳翔即日以旦知制誥仍兼脩撰判院事面賜金紫擇牯犀帶寵之又令冠西閣至道元年知理檢院二年進兵部郎中真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數月為翰林學士兼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司帝素賢旦嘗奏事退目送之曰為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錢若水罷樞務得對苑中訪近臣之可用者若水言旦有德望堪任大事帝曰此固朕心所屬也咸平三年又知貢舉鎖宿旬日拜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踰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契

丹犯邊從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命旦馳還權留守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奏曰十日之間未有捷報時當何如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旦既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使人不得傳播及駕還旦子弟及家人皆迎於郊忽聞後有騶訶聲驚視之乃旦也二年加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脩兩朝國史契丹既受盟寇準以為功有自得之色真宗亦自得也王欽若忌準欲

傾之從容言曰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諸侯猶耻之而陛下以為功臣竊不取帝愀然曰為之柰何欽若度帝厭兵即謬曰陛下以兵取幽燕乃可滌恥帝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能為此可思其次欽若曰唯有封禪泰山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絶倫之事然後可爾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帝思久之乃可而心憚旦曰王旦得

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得以聖意喻之宜無不可乘間為旦言旦黽勉而從帝尚猶豫莫與籌之者會幸祕閣驟問杜鎬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耶鎬老儒不測其旨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爾帝繇此意決遂召旦飲歡甚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既歸發之皆珠也由是凡天書封禪等事旦不復異議

大中祥符初為天書儀仗使從封泰山為大禮使進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受詔撰封祀壇頌加兵部尚書

年祀汾陰又為大禮使遷右僕射昭文館大學士仍撰祠壇頌將復進秩懇辭得免止加功臣俄兼門下侍郎玉清昭應宫使五年為玉清奉聖像大禮使景靈宫建又為朝修使七年刻天書兼刻玉使選御廐三馬賜之玉清昭應宫成拜司空京師賜酺旦以慘恤不赴會帝賜詩導意焉國史成遷司空旦為天書使每有大禮輒奉天書以行恒邑邑不樂凡柄用十八年為相僅一紀會契丹脩和西夏誓守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真宗以無

事治天下旦謂祖宗之法具在務行故事慎所變改帝久益信之言無不聽凡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旦以為如何旦與人寡言笑默坐終日及奏事羣臣異同旦徐一言以定歸家或不去冠帶入静室獨坐家人莫敢見之旦弟以問趙安仁安仁曰方議事公不欲行而未决此必憂朝廷矣帝嘗示二府喜雨詩旦袖歸曰上詩有一字誤寫莫進入改却否王欽若曰此亦無害而密奏之帝愠謂旦曰昨日詩有誤字何不來奏旦曰臣得詩未

暇再閲有失上陳惶懼再拜謝諸臣皆拜獨樞密馬知節不拜具以實奏且曰王旦畧不辯真宰相器也帝顧旦而笑焉天下大蝗使人於野得死蝗帝以示大臣明日執政遂袖死蝗進曰蝗實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旦獨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帝顧旦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耶宫禁火災旦馳入帝曰兩朝所積朕不妄費一朝殆盡誠可惜也旦對曰陛下富有天下財帛不足憂所慮者政令賞罰之不當臣

備位宰府天災如此臣當罷免繼上表待罪帝乃降詔罪己許中外封事言得失後有言榮王宫火所延非天災請置獄劾當坐死者百餘人旦獨請曰始火時陛下已罪己詔天下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耶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宫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帝怒欲付御史問狀旦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旦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

曰臣少賤時不免為此必以為罪願并臣付獄眞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旦曰臣為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為之幸於不法而以罪人帝意解旦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復悔馳取之而已焚之矣繇是皆免仁宗為皇太子太子諭德見旦稱太子學書有法旦曰諭德之職止於是耶張士遜又稱太子書旦曰太子不在應舉選學士不在學書契丹奏請歲給外别假錢幣旦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彼以此探朝廷之意耳帝曰何以答之旦曰

止當以微物而輕之乃以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次年復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幣六萬事屬微末今仍依常數與之後不為比西夏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責之帝以問旦旦請敕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而詔德明來取之德明得詔慙且拜曰朝廷有人寇準數短旦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

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以是愈賢旦中書有事送密院違詔格準在密院以事上聞旦被責第拜謝堂吏皆見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密院準大慙見旦曰同年甚得許大度量旦不答寇準罷樞密使託人私求為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準深憾之已而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

以薦者準媿歎以為不可及準在藩鎮生辰造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為人所奏帝怒謂旦曰寇準每事欲效朕可乎旦徐對曰準誠賢能無如騃何眞宗意遂解曰然此正是騃爾遂不問翰林學士陳彭年呈政府科場條目旦投之地曰内翰得官幾日乃欲隔截天下進士耶彭年惶恐而退時向敏中同在中書出彭年所留文字旦瞑目取紙封之敏中請一覽旦曰不過興建符瑞圖進爾後彭年與王曾張知白參預政事同謂旦曰每

奏事其間有不經上覽者公批旨奉行恐人言之以為不可旦遜謝而已一日奏對旦退曽等稍留帝驚曰有何事不與王旦來皆以前事對帝曰旦在朕左右多年朕察之無毫髮私自東封後朕諭以小事一面奉行卿等謹奉之曽等退而媿謝旦曰正賴諸公規益畧不介意帝欲相王欽若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且乞留之樞密兩府亦均臣見祖宗朝未有以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為宰相不敢沮抑

人此亦公議也真宗遂止旦没後欽若始大用語人曰為王公遲我十年作宰相欽若與陳堯叟馬知節同在樞府因奏事忿爭真宗召旦至欽若猶譁不已知節流涕曰願與欽若同下御史府旦叱欽若使退帝大怒命付獄旦從容曰欽若等恃陛下厚顧上煩譴訶當行朝典願且還内來日取旨明日召旦前問之旦曰欽若等當黜未知坐以何罪帝曰坐忿爭無禮旦曰陛下奄有天下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或聞外國恐無以威遠

帝曰卿意如何旦曰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少間罷之未晚也帝曰非卿之言朕固難忍後月餘欽若等皆罷旦嘗與楊億評品人物億曰丁謂久遠當何如旦曰才則才矣語道則未他日在上位使有德者助之庶得終吉若獨當權必為身累爾後謂果如言旦為兖州景靈宫朝修使内臣周懷政偕行或乘間請見旦必俟從者盡至冠帶出見於堂皇白事而退後懷政以事敗方知旦遠慮内臣劉承規以

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為節度使帝語旦曰承規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為樞密使者奈何遂止自是内臣官不過留後旦為相賓客滿堂無敢以私請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後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覯才之所長密籍其名其人復來不見也每有差除先密疏四三人姓名以請所用者帝以筆點之同列不知争有所用惟旦所用奏入無不可丁謂以是數毁旦帝益厚之故參政李穆子行簡以將

作監丞家居有賢行遷太子中允使者不知其宅眞宗命就中書問旦人始知行簡為旦所薦旦凡所薦皆人未嘗知旦没後史官修眞宗實錄得内出奏章始知朝士多旦所薦云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為人所毁以告向敏中為從容明之及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之旦曰累於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静以待之爾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敏中啓以

師德之意旦曰旦處安得有人敢輕毀人但師德後進待我薄爾敏中固稱適有闕望公弗遺旦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激薄俗也石普知許州不法朝議欲就劾旦曰普武人不明典憲恐恃薄效妄有生事必須重行乞召歸置獄乃下御史按之一日而獄具議者以為不屈國法而保全武臣真國體也薛奎為江淮發運使辭旦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而曰真宰相之言也張士遜為江西轉運使辭旦求教旦曰朝

廷榷利至矣士遜迭更是職思旦之言未嘗求利識者曰此運使識大體張詠知成都名還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以為不可帝問旦對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他人往安有變更矣李廸賀邊有時名舉進士廸以賦落韻邊以當仁不讓於師論以師為衆與注疏異皆不預主文奏乞收試旦曰廸雖犯不考然出於不意其過可略邊特立異說將令後生務為穿鑿漸不可長遂收廸而黜邊旦任事久人有謗之者輙引咎不辨至人有過失

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素羸多疾自東
魯復命連歲求解優詔褒答繼以面諭委任無貳天禧
初進位太保為兖州太極觀奉上寶冊使復加太尉兼
侍中五日一赴起居入中書遇軍國重事不限時日入
預參決旦愈畏避上疏懇辭又託同列奏白帝重違其
意止加封邑一日獨對滋福殿帝曰朕方以大事託卿
而卿疾如此因命皇太子出拜旦惶恐走避太子隨而
拜之旦言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為大臣者十

餘人其後不至宰相惟李及凌策二人亦為名臣旦復求避位帝覩其形瘁憫然許之以太尉領玉清昭應宫使給宰相半奉初旦以宰相兼使令罷相使猶領之其專置使自旦始馬尋又命肩輿入禁使子雍與直省吏挾扶見于延和殿帝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使朕以天下事付之誰乎旦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再三問不對時張詠馬亮皆為尚書帝歷問二人亦不對因曰試以卿意言之旦强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

帝曰準性剛褊卿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臣病困不能久侍遂辭退後旦没歲餘竟用準為相旦疾甚遣内侍問者日或三四帝手自和藥并薯蕷粥賜之旦與楊億素厚延至卧内請撰遺表且言忝為宰輔不可以將盡之言為宗親求官止叙生平遭遇願日親庶政進用賢士少減焦勞之意仍戒子弟我家盛名清德當務儉素保守門風不得事於泰侈勿為厚葬以金寶置柩中表上真宗歎之遂幸其第賜白金五千兩旦作

奏辭之藁末自益四句云益懼多藏況無所用見欲散施以息咎殃即舁至內閣詔不許還至門旦已薨年六十一帝臨其喪痛廢朝三日贈太師尚書令魏國公謚文正又別次發哀後數日張旻赴鎮河陽例宜飲餞以旦故不舉樂錄其子弟姪外孫門客常從授官者十數人諸子服除又各進一官已而聞旦奏藁自益四句取視泣下久之旦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初詔配享真宗廟廷及建碑仁宗篆其首曰全德元老之碑旦事寡嫂有

禮與弟旭友愛甚篤婚姻不求門閥被服質素家人欲
以緡錦飾氈席不許有貨玉帶者弟以為佳呈旦旦命
繫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旦曰自負重而
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亟還之故所服止於賜帶家人
未嘗見其怒飲食不精潔但不食而已嘗試以少埃墨
投羮中旦惟啖飯問何不啜羮則曰我偶不喜肉後又
墨其飯則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別具粥旦不置田宅曰
子孫當各念自立何必田宅徒使爭財為不義爾真宗

以其所居陋欲治之旦辭以先人舊廬乃止宅門壞主者徹新之暫于廡下啓側門出入旦至側門據鞍俯過門成復由之皆不問焉三子雍國子博士冲左贊善大夫素别有傳

向敏中字常之開封人父瑀仕漢符離令性嚴毅惟敏中一子躬自教督不假顏色嘗謂其母曰大吾門者此兒也敏中隨瑀赴調京師有書生過門見敏中謂鄰母曰此兒風骨秀異貴且壽鄰母入告其家比出已不見

矣及冠繼丁内外憂能刻厲自立有大志不屑貧窶太平興國五年進士觧褐將作監丞通判吉州就改右賛善大夫轉運使張齊賢薦其材代還為著作郎召見便殿占對明暢太宗善之命為户部推官出為淮南轉運副使時領外計者皆以權寵自尊所至畏憚敏中不尚威察待僚屬有禮勤於勤䘚職務修舉或薦其有武幹者召入將授諸司副使敏中懇辭仍獻所著文加直史館遣還任以耕籍恩超左司諫入為户部判官知制誥

未幾權判大理寺時沒入祖吉贓錢分賜法吏敏中引鍾離意委珠事獨不受妖尼道安搆獄事連開封判官張去華敏中妻父也以故得請不預決讞既而法官皆貶猶以親累落職出知廣州入辭面敘其事太宗為之感動許以不三歲召還翌日遷職方員外郎遣之是州兼掌市舶前守多涉譏議敏中至荆南預市藥物以往在任無所須以清廉聞就擢廣南東路轉運使召為工部郎中太宗飛白書敏中洎張詠二名付中書曰此二

人名臣也朕將任之左右因稱其材並命為樞密直學士時通進銀臺司主出納書奏領於樞密院頗多壅遏或至漏失敏中具奏其事恐遠方有失事機請别置局命官專涖校其簿籍詔命敏中與詠領其局太宗欲大任敏中當塗者忌之會有言敏中在法寺時皇甫侃監無為軍榷務以賄敗發書歷詣朝貴求為末減敏中亦受之事下御史按實嘗有書及門敏中覩其名不啟封遣去俄捕得侃私僮詰之云其書尋納篇中瘞臨江傳

舍馳驛掘得封題如故太宗大驚異召見慰諭賞激遂決於登用未幾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自郎中至是百餘日超擢如此時西北用兵樞機之任專主謀議敏中明辨有才略遇事敏速凡二邊道路斥堠走集之所莫不周知至道初遷給事中真宗即位敏中適在疾告力起見於東序即遣視事進户部侍郎會曹彬為樞密使改為副使咸平初拜兵部侍郎參知政事從幸大名屬宋湜病代兼知樞密院事時大兵之後議遣重

臣慰撫邊郡命為河北河東安撫大使以陳堯叟馮拯為副發禁兵萬人翼從所至訪民疾苦宴犒官吏莫不感悅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故相薛居正孫安上不肖其居第有詔無得貿易敏中違詔質之會居正子惟吉嫠婦柴將攜貲産適張齊賢安上訴其事柴遂言敏中嘗求娶已不許以是陰庇安上真宗以問敏中敏中言近喪妻不復議婚未嘗求婚於柴真宗因不復問柴又伐鼓訟益急遂下御史臺并得敏中

質宅之狀時王嗣宗為鹽鐵使素忌敏中因對言敏中議娶王承衍女弟密約已定而未納采真宗詢于王氏得其實以敏中前言為妄罷為户部侍郎出知永興軍景德初復兵部侍郎夏州李繼遷兵敗為潘羅支射傷自度孤危且死屬其子明德必歸宋曰一表不聽則再請雖累百表不得請勿止也繼遷卒德明納款就命敏中為鄜延路緣邊安撫使俄還京兆是冬真宗幸澶淵賜敏中密詔盡付西鄙許便宜從事敏中得詔藏之視

政如常日會大儺有告禁卒欲倚儺為亂者敏中密使
麾兵被甲伏廡下幕中明日盡詔賓僚兵官置酒縱閱
無一人預知者命儺入先馳騁於中門外後召至階敏
中振袂一揮伏出盡擒之果各懷短刃即席斬焉既屏
其尸以灰沙掃庭張樂宴飲坐客皆股慄邊藩遂安時
舊相出鎮不以軍事為意寇準雖有重名所至終日游
宴則以所愛伶人或付富室輙厚有得張齊賢倜儻任
情獲劫盜或至縱遣帝聞之稱敏中曰大臣出臨四方

惟敏中盡心於民事爾於是有復用之意二年又以德明誓約未定徙敏中為鄜延路都部署兼知延州委以經畧改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大中祥符初議封泰山以敏中舊德有人望召入權東京留守禮成拜尚書右丞時吏部選人多稽滯者命敏中與温仲舒領其事俄兼祕書監又領吏部尚書充資政殿大學士賜御詩褒寵祀汾陰復為留守敏中以厚重鎮静人情帖然帝作詩遣使馳賜之拜刑部尚書五年復拜同平章事充集

賢殿大學士加中書侍郎尋充景靈宮使宮成進兵部尚書為兗州景靈宮慶成使天禧初加吏部尚書又為應天院奉安太祖聖容禮儀使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監脩國史是日翰林學士李宗諤當對帝曰朕自即位未嘗除僕射令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又曰敏中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勿言朕意也宗諤既至敏中謝客門闌寂然宗諤與其親徑入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相慶敏中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

未嘗除端揆非勳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敏中復唯唯又歷陳前世為僕射者勳德禮命之重敏中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使人問庖中今日有親賓飲宴否亦無一人明日具以所見對帝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徙玉清昭應宮使以年老累請致政優詔不許三年重陽宴苑中暮歸中風眩郊祀不任陪從進左僕射昭文館大學士奉表懇辭又表求解皆不許明年三月卒年七十二帝親臨哭之慟廢朝三日贈太尉中書令謚文簡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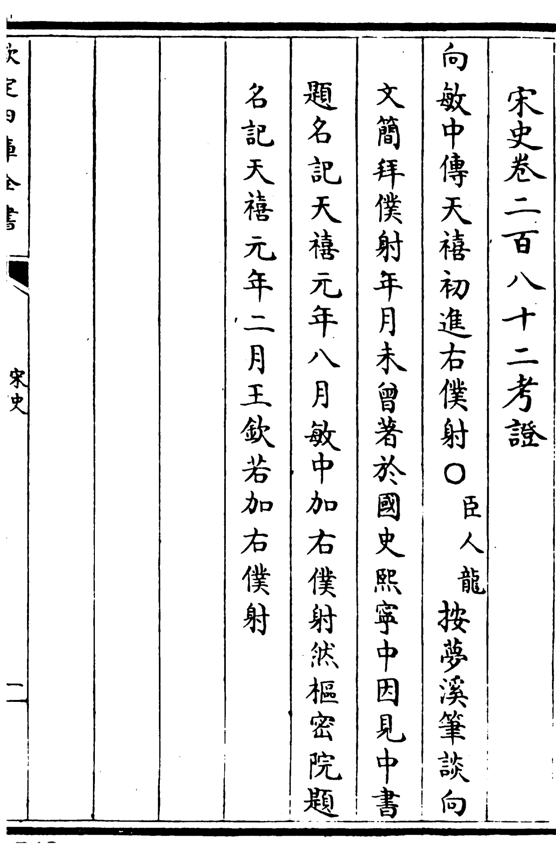
子諸壻並遷官親校又官數人敏中姿表瓌碩有儀矩性端厚豈弟多智曉民政善處煩劇慎於採拔居大任三十年時以重德目之為人主所優禮故雖衰疾終不得謝及追命制入帝特批曰敏中淳謹温良宜益此意其恩顧如此有文集十五卷子傳正國子博士傳式龍圖閣直學士傳亮駕部員外郎傳師殿中丞傳範娶南陽郡王惟吉女安福縣主為密州觀察使謚惠節傳亮子經定國軍留後謚康懿經女即欽聖憲肅皇后也以

后族贈敏中燕王傳亮周王經吳王敏中餘孫繹絳並
官太子中書
論曰宋至眞宗之世號為盛治而得人亦多李沆為相
正大光明其焚封妃之詔以格人主之私請遷靈州之
民以奪西夏之謀無愧宰相之任矣沆嘗謂王旦邊患
既息人主侈心必生而聲色土木神仙祠禱之事將作
後王欽若丁謂之徒果售其佞又告眞宗不可用新進
喜事之人中外所陳利害皆報罷之後神宗信用安石

變更之言馴至梦擾世稱沆為聖相其言雖過誠有先知者乎王旦當國最久事至不膠有謗不校薦賢而不市恩捄罪輙宥而不費辭澶淵之役請于真宗曰十日不捷何以處之真宗答之曰立太子契丹踰歲給而借幣西夏告民饑而假糧皆一語定之偉哉宰相才也惟受王欽若之說以遂天書之妄斯則不及李沆爾向敏中恥受賍物之賜以遠其汙預避市舶之嫌以全其廉堅拒皇甫侃之書以免其累拜罷之際喜愠不形亦可

謂有宰相之風焉

宋史卷二百八十二



宋史卷二百八十二考證

向敏中傳天禧初進右僕射○臣人龍按夢溪筆談向文簡拜僕射年月未曾著於國史熈寧中因見中書題名記天禧元年八月敏中加右僕射然樞密院題名記天禧元年二月王欽若加右僕射

宋史卷二百八十二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九百十一 史部

宋史卷二百八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四十二

王欽若 林特附　丁謂　夏竦 子安期

王欽若字定國臨江軍新喻人父仲華侍祖郁官鄂州會江水暴至徙家黄鶴樓漢陽人望見樓上若有光景是夕欽若生欽若早孤郁愛之太宗伐太原時欽若纔

十八作平晉賦論獻行在郁爲濠州判官將死告家人曰吾歷官逾五十年慎於用刑活人多矣後必有興者其在吾孫乎欽若擢進士甲科爲亳州防禦推官遷秘書省祕書郎監廬州稅改太常丞判三司理欠憑由司時毋賓古爲度支判官嘗言曰天下逋負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民病幾不能勝矣僕將啓蠲之欽若一夕命吏勾校成數翌日上之眞宗大驚曰先帝顧不知邪欽若徐曰先帝固知之殆留與陛下收人心爾即日放逋

負一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帝益器重欽若召試學士院拜右正言知制誥召為翰林學士蜀寇王均始平為西川安撫使所至問繫囚自死罪以下第降之凡列便宜多所施行還授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以郊祀恩加給事中河陰民常德方訟臨津縣尉任懿賂欽若得中第事下御史臺劾治初欽若咸平中嘗知貢舉懿舉諸科寓僧仁雅舍仁雅識僧惠秦者與欽若厚懿與惠秦約以銀三百五十兩賂欽若書其數於紙令惠秦持

去曾欽若已入院屬欽若客納所書于欽若妻李氏惠秦減所書銀百兩欲自取之李氏令奴祁睿書懿名於臂并以所約銀告欽若懿再入試第五場睿復持湯飲至貢院欽若密令奴索取銀懿未即與而登科去仁雅馳書河陰始歸之德方得其書以告御史中丞趙昌言昌言以聞既捕祁睿等亦請逮欽若屬吏祁睿本亳小吏雖從欽若久而名猶隷亳州欽若乃言犫未有祁睿惠秦亦不及門帝方顧欽若厚命邢昺閻承翰等於太

常寺别覲之懿更云妻兄張駕識知舉官洪湛嘗與造湛門始但以銀屬二僧不知達主司為誰曷等遂誣湛受懿銀湛適使陝西還而獄已具時駕且死睿又悉遁去欽若因得固執祁睿休役後始傭于家它奴使多新募不識惠秦故皆無證驗湛坐削籍流儋州而欽若遂免方湛代王旦入知貢舉懿已試第三塲及官收湛贓家無有也乃以湛假梁顥白金器輸官湛遂死貶所人知其寃而欽若恃勢人莫敢言者景德初契丹入寇帝

將幸澶淵欽若自請北行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判天雄軍提舉河北轉運使真宗親宴以遣之素與寇準不協及還累表願解政事罷為刑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尋判尚書都省修冊府元龜或褒贊所及欽若自名表首以謝即繆誤有所遣問戒書吏但云楊億以下其所為多此類也歲中改兵部升大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初欽若罷為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準定其班在翰林學士下欽若訴於帝復加大字班承旨上以

尚書左丞知樞密院事脩國史大中祥符初為封禪經度制置使兼判兖州為天書儀衛副使先是真宗嘗夢神人言賜天書於泰山即密諭欽若欽若因言六月甲午木工董祚於醴泉亭北見黄素曳草上有字不能識皇城吏王居正見其上有御名以告欽若既得之具威儀奉導至社首跪授中使馳奉以進真宗至含芳園奉迎出所上天書再降祥瑞圖示百僚欽若又言至嶽下兩夢神人願增建廟庭及至威雄將軍廟其神像如夢

中所見因請構亭廟中封禪禮成遷禮部尚書命作社首頌遷户部尚書從祀汾陰復為天書儀衛副使遷吏部尚書明年為樞密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學士晁迥草制誤削去官有詔仍帶吏部尚書聖祖降加檢校太尉欽若居第在太廟後壖自言出入訶導不自安因易賜官第於定安坊七年為同天書刻玉使馬知節同在樞密素惡欽若議論不相下會瀘州都廵檢王懐信等上平蠻功欽若久不决知節因面詆其短

爭於帝前及趣論賞欽若遂擅除懷信等官坐是罷樞
密使奉朝請改刻玉副使知通進銀臺司復拜樞密使
同平章事上玉皇尊號遷尚書右僕射判禮儀院為會
靈觀使有龜蛇見拱聖營因其地建祥源觀命欽若總
領之尋拜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明年為景靈
使閱道藏得趙氏神仙事迹四十人繪于廊廡又明年
商州捕得道士譙文易畜禁書能以術使六丁六甲神
自言嘗出入欽若家得欽若所遺詩帝以問欽若謝不

省遂以太子太保出判杭州仁宗為皇太子自以東宮師保請歸朝復為資政大學士詔日赴資善堂侍講皇太子會輔臣兼領三少欽若以品高求換秩拜司空尋除山南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與宰相丁謂不相悅以疾請就醫京師不報令其子從益移文河南府輿疾而歸謂言欽若擅去官守命御史中丞薛映就第按問欽若惶恐伏罪降司農卿分司南京奪從益一官仁宗即位改祕書監起為太常卿知濠州以刑部尚書

知江寧府仁宗嘗為飛白書適欽若有奏至因大書王欽若字是時馮拯病太后有再相欽若意即取字緘置湯藥合遣中人齎以賜且口宣召之至國門而人未有知者既朝復拜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玉清昭應宫使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帝初臨政欽若謂平時百官叙進皆有常法為遷叙圖以獻真宗實録成進司徒以郊祀恩封兾國知邵武軍吳植病求外徙因殿中丞余諤以黄金遺欽若未至而植復遣牙吏至欽若第問

之欽若執以送官植諤皆坐貶初欽若安撫西川植為新繁縣尉常薦舉之至是亦當以失舉坐罪詔勿問兼譯經使始赴傳法院感疾亟歸帝臨問賜白金五千兩既卒贈太師中書令謚文穆錄親屬及所親信二十餘人國朝以來宰相卹恩未有欽若比者欽若嘗言少時過圃田夜起視天中赤文成紫微字後使蜀至褒城道中遇異人告以他日位至宰相既去視其刺字則唐相裴度也及貴遂好神仙之事常用道家科儀建壇場以

禮神朱書紫微二字陳於壇上表修裴度祠於圃田官其裔孫自撰文以紀其事真宗封泰山祀汾陰而天下爭言符瑞皆欽若與丁謂倡之嘗建議躬謁元德皇太后别廟為莊穆皇后行期服議者以為天子當絶傍朞欽若所言不合禮又請置先蠶幷壽星祠升天皇北極帝坐於郊壇第一龕增執法孫星位别制王公以下車輅鼓吹以備拜官婚葬所著書有鹵簿記彤管懿範天書儀制聖祖事跡翊聖真君傳五嶽廣聞記列宿萬靈

朝真圖羅天大醮儀欽若自以深達道教多所建明領
校道書凡增六百餘卷欽若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人
目為瘿相然智數過人每朝廷有所興造委曲遷就以
中帝意又性傾巧敢為矯誕馬知節嘗斥其姦狀帝亦
不之罪其後仁宗嘗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
為真姦邪也王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
珪時謂之五鬼姦邪險偽誠如聖諭欽若子從益終贊
善大夫追賜進士及第後無子以叔之子為後

林特字士奇祖揆仕閩為南劒州順昌令因家順昌特少頴悟十歲謁江南李景獻所為文景奇之命作賦有頃而成授蘭臺校書郎江南平偽官皆入見特袖文以進太宗以為長葛尉改遂州錄事參軍代還命中書引對授大理寺丞通判隴州有治狀田重進鎮永興太宗以重進武人選特與楊覃並為通判人賜白金二百兩給實奉會出兵五路討李繼遷督所部轉芻粟先期以辦呂蒙正辟通判西京留守事蒙正入相薦之入判三

司户部勾院梁鼎制置陜西青白鹽前後上議異同真宗選特與知永興軍張詠同啇利害所奏合㫖累遷尚書祠部員外郎為户部副使詔赴内朝三司副使預内朝自特始徙鹽鐵副使真宗北征命同知留司三司公事遷司封員外郎車駕謁陵為行在三司副使詔與劉承珪李溥比較江淮茶法因裁定新制歲增課百餘萬特遷祠部郎中封泰山祀汾陰皆為行在三司副使以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修玉清昭應宫副使將祀太清

宮遣特儲供具為行在三司使禮成進給事中為脩景靈宮副使兼脩兖州景靈宮太極觀昭應宮成遷尚書工部侍郎真拜三司使樞密使寇準言特姦邪又數與爭事帝為出準特在職如故後罷三司以戸部侍郎同玉清昭應宮副使兖州宮觀成遷吏部侍郎天禧元年為脩上聖祖寶冊副使轉尚書右丞時天下完富丁謂以符瑞土木迎帝意而以特有心計使幹財利佐之然特亦天性邪險善附會故謂始終善特當時與陳彭年

等號五鬼語在王欽若傳仁宗在東宫以工部尚書兼
太子賓客改詹事丁謂欲引為樞密副使而李廸執不
可仁宗即位進刑部尚書翰林侍讀學士謂貶特亦落
職知許州還朝以户部尚書知通進銀臺司判尚書都
省勾當三班院特體素羸然未嘗一日謁告及得疾纔
五日而卒贈尚書左僕射太后遣中使祀奠特精敏喜
吏職据案終日不倦真宗數訪以朝廷大事特因有所
中傷人以此憚焉奉詔撰會計錄三十卷又為東封西

祀朝謁太清宮慶賜總例三十六卷子滌洙滌亦有吏能歷官至三司鹽鐵副使以祕書監致仕卒洙官至司農卿知壽州臨事苛急鼓角將夜入州廨披堂檻鐵鈎擊殺之

丁謂字謂之後更字公言蘇州長洲人少與孫何友善同袖文謁王禹偁禹偁大驚重之以為自唐韓愈柳宗元後三百年始有此作世謂之孫丁淳化三年登進士甲科為大理評事通判饒州踰年直史館以太子中允

為福建路採訪還上茶鹽利害遂為轉運使除三司戸部判官峽路蠻擾邊命往體量還奏稱旨領峽路轉運使累遷尚書工部員外郎會分川峽為四路改夔州路初王均叛朝廷調施黔高溪州蠻子弟以捍賊既而反為寇謂至召其種酋開諭之且言有詔赦不殺酋感泣願世奉貢乃作誓刻石柱立境上蠻地饒粟而常乏鹽謂聽以粟易鹽蠻人大悅先時屯兵施州而饋以夔萬州粟至是民無轉餉之勞施之諸砦積聚皆可給特遷

刑部員外郎賜白金三百兩時溪蠻别種有入寇者謂
遣高溪酋帥其徒討擊出兵援之擒生蠻八百六十得
所掠漢口四百餘人復上言黔南蠻族多善馬請致館
犒給緡帛歲収市之其後從置䕫州城砦皆謂所經畫
也居五年不得代乃詔舉自代者於是入權三司鹽鐵
副使未幾擢知制誥判吏部流内銓景德四年契丹犯
河北真宗幸澶淵以謂知鄆州兼齊濮等州安撫使提
舉轉運兵馬廵檢事契丹深入民驚擾爭趣楊劉渡而

舟人邀利不時濟謂取死罪紿為舟人斬河上舟人懼民得悉渡遂立部分使並河執旗幟擊刁斗呼聲聞百餘里契丹遂引去明年召為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上會計錄以景德四年民賦戶口之籍較咸平六年之數具上史館請自今以咸平籍為額歲較其數以聞詔奬之尋加樞密直學士大中祥符初議封禪未決帝問以經費謂對大計有餘議乃决因詔謂為計度泰山路糧草使初議即宫城乾地營玉清昭應宫左右有諫者帝

召問謂對曰陛下有天下之富建一宮奉上帝且所以祈皇嗣也羣臣有沮陛下者願以此諭之王旦密疏諫帝如謂所對告之旦不復敢言廼以謂為修玉清昭應宮使復為天書扶侍使遷給事中真拜三司使祀汾陰為行在三司使建會靈觀謂復總領之遷尚書禮部侍郎進戸部叅知政事建安軍鑄玉皇像為迎奉使朝謁太清宮為奉祀經度制置使判亳州帝賜宴賦詩以寵其行命權管勾駕前兵馬事謂獻白鹿并靈芝九萬五

千本遷判禮儀院又為修景靈宮使摹寫天書刻玉筊玉清昭應宮副使大内火為修葺使歴工刑兵三部尚書再為天書儀衛副使拜平江軍節度使知昇州天禧初徙保信軍節度使三年以吏部尚書復參知政事是歲祀南郊輔臣俱進官故事嘗為宰相而除樞密使始得遷僕射乃以謂檢校太尉兼本官為樞密使時寇準為相尤惡謂謂媒蘖其過遂罷準相既而拜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玉清昭應宮使

周懐政事敗議再貶準帝意欲謫準江淮間謂退除道
州司馬同列不敢言獨王曽以帝語質之謂顧曰居停
主人勿復言蓋指曽以第舍假準也其後詔皇太子聽
政皇后裁制於内以二府兼東宮官遂加謂門下侍郎
兼太子少傅而李迪先兼少傅乃加中書侍郎兼尚書
左丞故事左右丞非兩省侍郎所兼而謂意特以抑迪
也謂所善林特自賓客改詹事謂欲引為樞密副使兼
賓客迪執不可因大詬之既入對斥謂姦邪不法事顧

與俱付御史雜治語在迪傳帝因格前制不下乃罷謂為戸部尚書迪為戸部侍郎尋以謂知河南府迪知鄆州明日入謝帝詰所爭狀謂對曰非臣敢爭乃迪忿詈臣爾顧復留遂賜坐左右欲設墩謂顧曰有旨復平章事乃更以杌進即入中書視事如故仍進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兼太子少師天章閣成拜司空乾興元年封晉國公仁宗即位進司徒兼侍郎為山陵使寇準李迪再貶謂取制草改曰當醜徒干紀之際屬先王

違豫之初雅此震驚遂至沈劇凡與準善者盡逐之是時二府定議太后與帝五日一御便殿聽政既得旨而謂潛結内侍雷允恭令密請太后降手書軍國事進入印畫學士草制辭允恭先持示謂閲訖乃進蓋謂欲獨任允恭傳達中旨而不欲同列與聞機政也允恭倚謂勢益横無所憚允恭方為山陵都監與判司天監邢中和擅易皇堂地夏守恩領工徒數萬穿地土石相半衆議日喧懼不能成功中作而罷奏請待命謂庇允恭依

違不決内侍毛昌達自陵下還以其事奏詔問謂謂始請遣使按視既而咸謂復用舊地乃詔馮拯曹利用等就謂第議遣王曾覆視遂誅允恭後數日太后與帝坐承明殿召拯利用等諭曰丁謂為宰輔乃與宦官交通因出謂嘗託允恭令後苑匠所造金酒器示之又出允恭嘗干謂求管勾皇城司及三司衙司狀因曰謂前附允恭奏事皆言已與卿等議定故皆可其奏且營奉先帝陵寢而擅有遷易幾誤大事拯等奏曰自先帝登遐

政事皆謂與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臣等莫辨虛實賴
聖神察其姦此宗社之福也乃降謂太子少保分司西
京故事黜宰相皆降制時欲亟行止令拯等即殿廬召
舍人草詞仍榜朝堂布諭天下追其子珙玥玘珷一官
落珙館職先是女道士劉德妙者嘗以巫師出入謂家
謂敗逮繫德妙內侍鞫之德妙通款謂嘗教言若所為
不過巫事不若託言老君言禍福足以動人於是即謂
家設神像夜醮于園中允恭數至請禱及帝崩引入禁

中又因穿地得龜蛇令德妙持入内紿言出其家山洞中仍復教云上即問若所事何知為老君第云相公非凡人當知之謂又作頌題曰混元皇帝賜德妙語涉妖誕遂貶崖州司戸參軍諸子竝勒停玘又坐與德妙姦除名配隸復州籍其家得四方賂遺不可勝紀其弟誦說諫悉降黜坐謂罷者自參知政事任中正而下十數人在崖州踰三年徙雷州又五年徙道州明道中授祕書監致仕居光州卒詔賜錢十萬絹百匹謂機敏有智

諜愉狡過人文字累數千百言一覽輒誦在三司案牘繁委吏久難解者一言判之衆皆釋然善談笑尤喜為詩至於圖畫博奕音律無不洞曉每休沐會賓客盡陳之聽人人自便而謂從容應接於其間莫能出其意者真宗朝營造宮觀奏祥異之事多謂與王欽若發之初議營昭應宮料功須二十五年謂令以夜繼晝每繪一壁給二燭七年乃成真宗崩議草遺制軍國事兼取皇太后處分謂乃增以權字及太后稱制又議月進錢充

宫掖之用由是太后深惡之因雷允恭遂併録謂前後欺罔事竄之在貶所專事浮屠因果之説其所著詩并文亦數萬言家寓洛陽嘗為書自克責叙國厚恩戒家人毋輒怨望遣人致于洛守劉煜祈付其家戒使者伺煜會衆僚時達之煜得書不敢私即以聞帝見感惻遂徙雷州亦出於揣摩也謂初通判饒州遇異人曰君貌類李贊皇既而曰贊皇不及也

夏竦字子喬江州德安人父承皓太平興國初上平晉

策補右侍隸大名府契丹内寇承皓繇間道發兵夜與契丹遇力戰死之贈崇儀使錄竦為潤州丹陽縣主簿竦資性明敏好學自經史百家陰陽律歷外至佛老之書無不通曉為文章典雅藻麗舉賢良方正擢光祿寺丞通判台州召直集賢院為國史編修官判三司都磨勘司累遷右正言帝幸亳州為東京留守推官仁宗初封慶國公王旦數言竦材命教書資善堂未幾同修起居注為玉清昭應宮判官兼領景靈宮會真觀事遷尚

書禮部員外郎知制誥史成遷戸部景靈宫成遷禮部郎中竦娶楊氏楊亦工筆札有鉤距及竦顯多内寵寖與楊不諧楊悍妬即與弟娟疏竦陰事竊出訟之又竦母與楊母相詬詈偕訴開封府府以事聞下御史臺置劾左遷職方員外郎知黄州後二年徙鄧州又徙襄州屬歲饑大發公廪不足竦又勸率州大姓使出粟得二萬斛用全活者四十餘萬人仁宗即位遷戸部郎中徙壽安洪三州洪俗尚鬼多巫覡惑民竦索部中得千餘

家赦還農業毀其淫祠以聞詔江浙以南悉禁絶之竦材術過人急於進取喜交結任數術傾側反覆世以為姦邪當太后臨朝嘗上疏乞與修真宗實録不報既而丁母憂潛至京師依中人張懐德為内助宰相王欽若雅善竦因左右之遂起復知制誥為景靈判官判集賢院以左司郎中為翰林學士勾當三班院兼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又兼譯經潤文官遷諫議大夫為樞密副使修國史遷給事中初武臣賞罰無法吏得高下為姦

疎為集前比著為定例事皆按比而行改叅知政事祥源觀使增設賢良等六科復百官轉對置理檢使皆竦所發與宰相吕夷簡不相能復為樞密副使遷刑部侍郎史成進兵部尋進尚書左丞太后崩罷為禮部尚書知襄州改潁州京東葤饑徙青州兼安撫使踰年罷安撫遷刑部尚書徙應天府寶元初以户部尚書入為三司使趙元昊反拜奉寧軍節度使知永興軍聽便宜行事徙忠武軍節度使知涇州還判永興軍兼陜西經畧

安撫招討進宣徽南院使與陳執中論兵事不合詔徙屯鄜州初竦在涇州朝廷遣麗籍就計事竦上奏曰頃者繼遷逃背屢寇朔方至道初洛苑使白守榮等率重兵護糧四十萬遇寇浦洛河糧卒並没守榮僅以身免呂端始欲發兵綏麟府鄜延環慶三路趣平夏襲其巢穴太宗難之後命李繼隆丁罕范廷召王超張守恩五路入討繼隆與罕合兵行旬日不見賊守恩見賊不擊超及廷召至烏白池以諸將失期士卒困敝相繼引還

時繼遷當繼捧入朝之後曹光實掩襲之餘遁逃窮蹙而猶累歲不能勦滅先皇帝鑒追討之弊戒疆吏謹烽候嚴卒乘來即驅逐之去無追捕也然拓跋之境自靈武陷没之後銀綏割棄已來假朝廷威靈其所役屬者不過河外小羌爾況德明元昊相繼猖獗以繼遷窮蹙比元昊富實勢可知也以先朝累勝之士較當今關東之兵勇怯可知也以興國習戰之帥方沿邊未試之將工拙可知也繼遷竄伏平夏元昊窟穴河外地勢可知

也若分兵深入糗糧不支師行賊境利於速戰儻進則賊避其鋒退則敵躡其後老師費糧深可虞也若窮其巢穴須涉大河長舟巨艦非倉卒可具也若浮囊挽梗聯絡而進我師半渡賊乘勢掩擊未知何謀可以捍禦臣以為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而議追討者非良策也因條上十事時邊臣多議征討朝廷鄉之而竦言出師非便既而詔以涇原鄜延兩路兵進討會元昊稍求納欵范仲淹請留鄜延兵緜是涇原兵亦不行中

國之師卒不出塞疏上十事一教習彊弩以爲竒兵二羈縻屬羌以爲藩籬三詔喻厮囉父子并力破賊四度地形險易逺近砦栅多少軍士勇怯而增減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爲兵州各一二千人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獵戸以備城守八並邉小砦毋積芻糧賊攻急則棄小砦入保大砦以完兵力九關中民坐累若過誤者許人入粟贖罪銅一斤爲粟五斗以贍邉計十損並邉冗兵冗官及減騎軍以舒饋運當時頗

採用之其募土人為兵令下而楊偕奏言西兵比繼遷時十增七八縣官困於供億今州復益一二千人則歲費不貲若訓習士卒使之精鋭選任將帥求之方畧自然以寡擊衆以一當百矣竦云土兵訓練可代東兵此虚言也自德明納款以來東兵猶不可代况今日乎朝廷下竦議竦奏陜西防秋之弊無甚東兵不慣登陟不耐寒暑驕懦相習廪給至厚土兵便習各護鄉土山川道路彼皆素知歲省芻糧鉅萬且以聚小民免饑餓為

盜代兵東歸以衛京師萬世利也偺欲以寡擊衆殆虛言也偺復奏云自古將帥深入殊庭霍去病止將輕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過當又將萬騎踰烏盭討遬僕涉狐奴歷五王國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兵臯蘭下殺樓蘭王虜侯王執昆邪王子收休屠祭天金人趙充國亦以萬騎破先零李靖以驍騎三千破突厥又以精騎一萬至陰山斬首千餘級俘男女十餘萬擒頡利以獻自漢以來用少擊衆不可勝數竦在涇

原守城壘據險阻來則禦之去則釋之不聞出師也竦懼戰或敗衂託以兵少為辭爾竦言土兵各護鄉土自古有九地士卒近家謂之散地言其易離散也第以近事言之閤門祗候王文恩出師敗北而土兵皆竄走惟東兵僅二百人殺敵兵甚衆以此知兵之强弱不繫東西在將有謀與無謀爾今邊郡參用東兵土兵若盡罷東兵亦非計也古人有言非隴西之民有勇怯廼將吏之制巧拙異也今防邊東兵人月受米七斗五升土兵

二石五斗而竦乃言東兵廩給至厚又不知之甚也竦又言募土兵訓練以代東兵且土兵數萬須募足訓練雖二三歲未得成效兵精猶恐奔北豈有驟加訓練而能取勝哉竦議遂屈竦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頗依違顧避又數請解兵柄改判河中府徙蔡州慶歷中召為樞密使諫官御史交章論竦在陜西畏懦不肯盡力每論邊事但列衆人之言至遣敕使臨督始陳十策嘗出巡邊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致軍變元昊嘗募得竦首

者與錢三千為賊輕侮如此今復用之邊將體解矣且
竦挾詐任數姦邪傾險與呂夷簡不相能夷簡畏其為
人不肯引為同列既退乃薦之以釋宿憾陛下孜孜政
事首用懷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會竦已至國門言者
論不已請不令入見諫官余靖又言竦累表引疾及聞
召用即兼驛而馳若不早决竦必堅求面對敘恩感泣
復有左右為之地則聖聽惑矣章累上即日詔竦歸鎮
竦亦自請還節徙知亳州改授吏部尚書歲中加資政

殿學士竦之爻國門也帝封彈疏示之既至亳州上書
萬言自辯復拜宣徽南院使河陽三城節度使判并州
請復置宦者為走馬承受明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判大名府又明年召入為宰相制下而諫官御史復言
大臣和則政事修竦前在闗中與執中論議不合不可
使共事遂改樞密使封英國公請析河北為四路親事
官夜入禁中欲為亂領皇城司者皆坐逐獨楊懷敏降
官領入内都知如故言者以為竦結懷敏而曲庇之會

京師同日無雲而震者五帝方坐便殿趣召翰林學士
張方平至謂曰夏竦姦邪以致天變如此宜亡之罷知
河南府未幾赴本鎮加兼侍中饗明堂徙武寧軍節度
使進鄭國公錫賚與輔臣等將相居外遇大禮有賜自
竦始尋以病歸卒贈太史中書令賜謚文正劉敞言世
謂竦姦邪而謚爲正不可改謚文莊竦以文學起家有
名一時朝廷大典策累以屬之多識古文學竒字至夜
以指畫膚文集一百卷其爲郡有治績喜作條教於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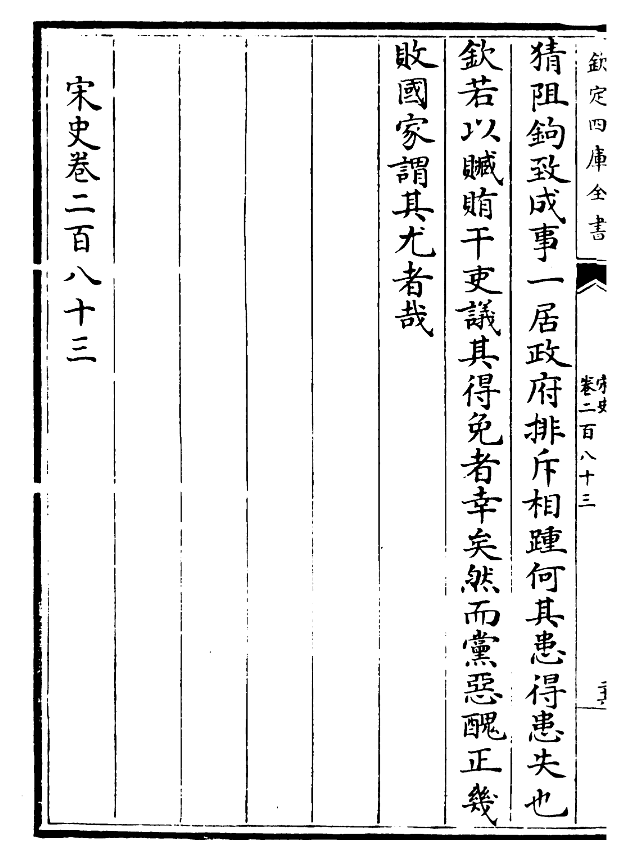
里立保伍之法至盜賊不敢發然人苦煩擾治軍尤嚴敢誅殺即疾病死喪拊循甚至嘗有龍騎卒戍邊郡剽州郡莫能止或密以告竦時竦在關中俟其至召詰之誅斬殆盡軍中大震其威畧多類此然性貪數商販部中在并州使其僕貿易為所侵盜至杖殺之積家財累鉅萬自奉尤侈畜聲伎甚衆所在陰間僚屬使相猜阻以鉤致其事遇家人亦然子安期字清卿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召試賜進士出身累遷太常博士擢提點刑

湖南道刑獄除開封府推官徙判官判三司鹽鐵勾院出為京西轉運使盜起部中剽刼州縣而光化軍戍卒相繼叛勢且相合安期督將吏捕斬殆盡徙河東轉運使累遷尚書工部郎中徙江淮發運使入為三司戸部副使會元昊納款西邊罷兵命往陝西與諸路經畧安撫司議損邊費頗奏省吏員及汰邊兵之不任役者五萬人擢天章閣待制遂為陝西都轉運使徙河北進兵部郎中時竦為樞密使為請還所遷官乃淮浙一郡復

以為工部郎中江淮發運使徙知永興軍進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知渭州簡弓箭手得驍勇萬人為步兵騎又半之教以戰陣法繇是土兵勝他路又籍塞下閒田募人耕種歲得穀數萬斛以備振發名曰貸倉遷右諫議大夫進樞密直學士徙延州未至丁父憂服除辭所進職復為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提舉集禧觀以學士復知延州州東北阻山無城郭虜騎嘗乘之安期至即大築城時方暑士卒有怨言安期益令廣袤計數百

步令其下曰敢言者斬躬自督役不踰月而就元昊請畫疆界朝廷欲遣使以問安期安期對曰此不足煩王人倚校可辨也議遂決㬥得疾卒詔遣中使護其喪以歸安期雖乘世資頗以才自厲朝廷數器使之然無學術而求入侍經筵為世所譏其奉養聲伎不减其父云

論曰王欽若丁謂夏竦世皆指為姦邪真宗時海內乂安文治洽和羣臣將順不暇而封禪之議成於謂天書之誣造端於欽若所謂以道事君者固如是耶竦陰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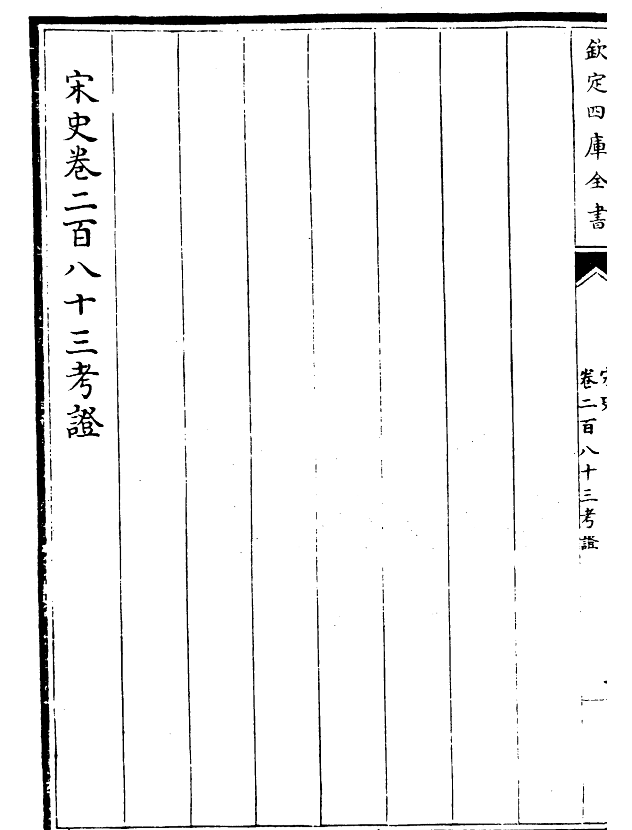


猜阻鉤致成事一居政府排斥相踵何其患得患失也欽若以贓賄干吏議其得免者幸矣然而黨惡醜正幾敗國家謂其尤者哉

宋史卷二百八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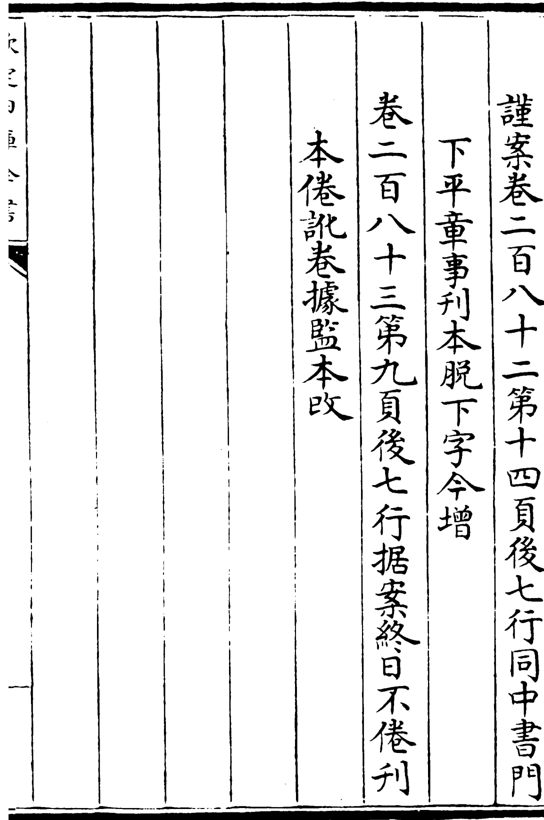
宋史卷二百八十三考證

王欽若傳欽若自請北行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判天雄軍○臣謙按宋通鑑上問寇凖曰天雄軍重鎮孰可為守凖以王欽若薦欽若至未及有言凖遽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參政為國柄臣當體此意欽若驚懼不敢本傳乃云自請北行曲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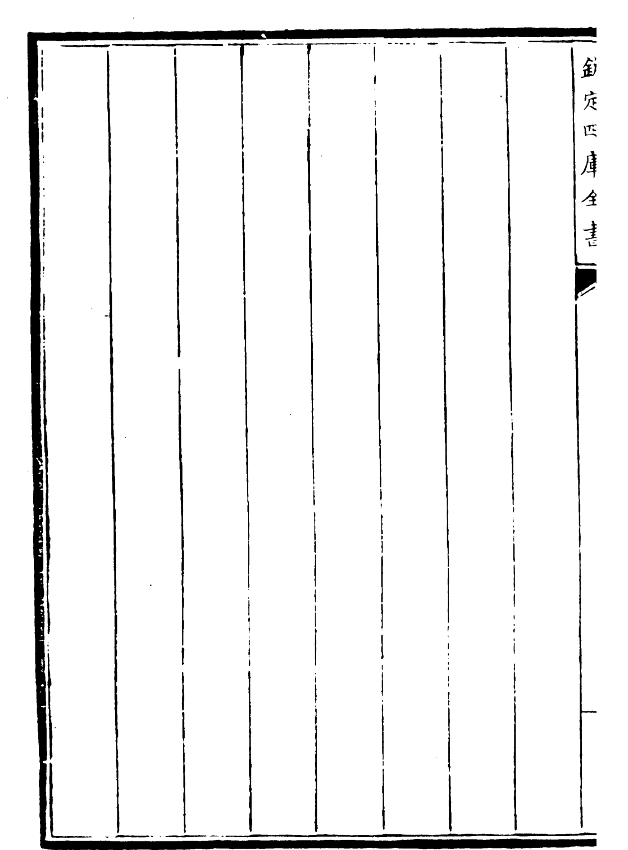
宋史卷二百八十三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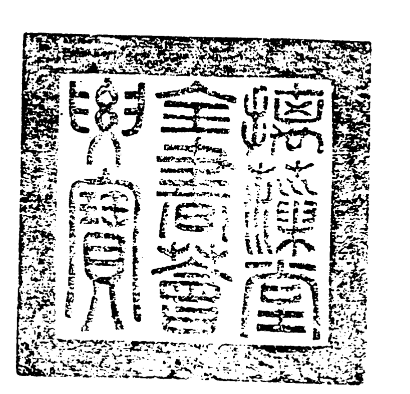
宋史卷二百八十三考證



謹案卷二百八十二第十四頁後七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刋本脱下字今增

卷二百八十三第九頁後七行据案終日不倦刋本倦訛卷據監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邱桂蟾